

# 燕儿，你在哪里安家

■陈德信

俗语云：燕子来，提蒜薹。如今，蒜薹已在大街上热卖，却看不到燕子在院子里鸣叫、飞翔。

前年暮春，似乎比这还早一些光景，两只小燕子便在我的窗口呢喃了！

它们绕着缠着白壁砖、绿玻璃的大楼飞来飞去，时而停平台上、电线上，尾羽轻抖，对视细语，叽叽喳喳，宛如一对已近谈婚论嫁的情侣，那份快乐幸福让人羡慕不已。

多美的地方啊！这里肯定住着善良的主人，是一处风水绝佳的筑巢地。

几经比对，它们选择了楼西侧廊檐下安家。

我甚至为它们欢喜，这对细心的小情侣，还真是选对了地方，这儿风刮不到，雨淋不到，在这里安家，一定会让它俩幸福美满地养育一窝可爱的宝宝。

选好巢址后，它们便不知疲倦地飞进飞出，不知从多远的地方衔来点点新泥，里面还混有丝丝线头、草叶和羽毛，它们用嘴尖一点点粘贴在毫无拴系和托举的廊檐下，它们的尾羽紧贴着墙面，用足了全身的劲儿，那营建的难度，让高明的建筑师都望尘莫及。我一度猜想它们只是在这里试一试，很快就会放弃。

小燕子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知难而退。开始的两天，垒巢的泥点一次次脱落，在地上掉了一层，它们不丢不弃，稍加休息，又衔来新泥，几经周折，用点点的新泥终于围成一个半圆的弧线，如同人们建房打下了根基，而后在这根基上点点垒砌。

一周多的时间，它俩起早贪黑，同样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。奇迹显现了——在走廊顶角上，出现了一座新泥未干、半拉小瓢似的新居。两只小燕子立在窗口的电线上欢快地叫着，梳理着羽毛，好像在庆贺新屋的落成。我也为它们欢喜。

过了两天，巢完全干了，它们双双卧在新巢里，探出小脑袋，享受着小家的温暖和爱的甜蜜，即便是有人走近，也不出来。

看得出来，它们对自己的新家是多么留恋和珍爱啊！

它们一定幻想着，不久的将来，小巢里便会多出七八个乌衣黄口小儿来，它们会不辞辛苦地捕食，将自己的儿女像娇嫩的凤凰一样哺育。

然而，我错了，小燕子也错了，错就错在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想得太善良、太美好。

小燕子的新巢筑好约一周的光景，廊檐

下只剩下了一片泥痕，显然是被哪个“友好人士”给毁掉了。巢没了，可怜的小燕子扑棱着翅膀，一次次匍匐在那曾经筑有它爱巢的废墟上，不忍离去。它俩在被捣毁的小巢边，飞来飞去，悲戚泣鸣。那种悲戚像是经过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墙倒屋塌的人们无助的呼喊。我心生悲悯，也为身边的人痛心和羞愧。你这有灵性的鸟儿，怎么也不会料到，在这个处处提倡文明，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，怎么会有人连两只小燕子都容不下呢？

在数日的悲伤之后，它们选择了远离，远离了这个缺乏真情、没有爱心的地方。

小燕子，我为你庆幸，你及时的逃避或许能让你的家族得以幸福地延续。

我在心底默默为你们祝福！

有鸟名飞燕，雄雌自相将。

饮君玉池水，巢君文杏梁。

美人当轩坐，恐涴罗衣裳。

请君驱除之，君怜不忍伤。

……

愿你们找到识你们爱你们的主人，找到一片华屋和玉池，把你们的爱子抚养，在秋风来临的季节，携儿带女拜辞主人，为你们的主人吟唱：愿主寿千岁，岁岁巢君堂。



## 情系雅安

■李培玉

老天何故频翻身，  
颠倒乾坤害庶民。  
地陷房倾风雨骤，  
山崩路阻铁军临。  
八方热血驱寒意，  
万里洪流送暖春。  
哪怕灾魔逞暴戾，  
大灾大难显情真。

## 谁人无过

■曹新旺

我有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朋友，在一家公司做经理，个人能力很强，但做事有些偏激。在工作中，他总把那些出现过错误的下属看得一无是处，喜欢“一棍子打死”，不给人机会，也因此与下属的关系十分紧张。他的父亲是一位老教师，对儿子的性格与行为，老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教了一辈子学的他心中明白，如果儿子长期这样下去，对事业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。

一天，我这位朋友回到家里听见父母正唠嗑，母亲说：“这人呀，哪有十全十美的。”父亲说：“是啊！你看咱家墙上这个坏挂钟，也有对的时间……”我的朋友一听，立即反驳：“这个挂钟一直坏着，指针都不转了，怎么会有对的时间？”父亲说：“你看看挂钟的指针指向10点10分，它在一天中至少有两次时间是对的。”父亲见儿子有些诧异，接着说：“一个坏挂钟一天还有两次对的时候，更何况一个人呢？”我的朋友这时彻底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从此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与下属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。

由我的这位朋友，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两个人物。唐朝宰相狄仁杰在任豫州刺史时，办

事公平，执法严明，深受百姓称赞。后来，皇帝武则天把他调回京城，委以重任。有一天，武则天对他说：“你在豫州时，名声很好，但也有揭你的短，你想知道是谁吗？”狄仁杰回答说：“人家说我不好，如果确实是我的过错，我愿意改正，如果陛下已经弄清楚不是我的过错，这是我的幸运。至于谁在背后说我，我不想知道，这样大家更好相处些。”

无独有偶。宋朝吕蒙正初任参知政事时，有一位中央官吏在朝堂帘内指着吕蒙正说：“这小子也当上参知政事了呀！”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走过去了。和吕蒙正一起的同事非常愤怒，下令追查那个人的姓名。吕蒙正急忙阻止，他说：“一旦知道那个人的姓名，我终生不能忘记，不如不知道为好。不去追问那个人的姓名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。”

我们常说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况且圣贤也有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常说，孔夫子还有三回错吗，何况我们这些非圣贤之人呢？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人的眼睛只盯着别人的过错，他人的缺点，总是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，总认为自己是“天下第一”，别人都不如自己。要知道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每个人有

长处也有其短板、缺点，对于他人的短板、缺点，我们应用理性的眼光辩证地看待，用宽广的胸怀、包容的态度去容纳。

如果我们两眼只盯着他的过错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失去很多朋友，树起很多“敌人”，失去很多欢乐得到很多烦恼，你的事业将不会走远，你的心理将不会健康，你的幸福指数也不会很高。与人共事，难免会有摩擦。当别人做有损于自己的事，甚至是贬低自己的时候，当你的下级、同事、朋友有过错之时，你能否做到像狄仁杰、吕蒙正那样不记人之过呢？

狄仁杰、吕蒙正之所以名垂青史，与他们的度量不无关系。古人云：向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从宽处行。意思是，看问题要高瞻远瞩，做人应低调处世，做事应留有余地。古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现代文明人呢？因此，不记人过，就是以宽容之心待人，以包容之心处世，而不记人过，并非胆小怕事，是一种友善态度，是一种人格修养，一种人文素养和高尚情操，也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一大美德。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：不会宽容别人的人，不是真正的英雄。

在春暖花开的人间四月，在暖树萌起嫩的绿意、小花开始喜悦地点缀大地的四月天，怀揣一份忧伤的心境显得那么不合时宜……可是，忧伤还是来了，带着蓝色海水潮湿的、微咸的气息。

邻居有一位大伯，算得上阖家幸福，然而一场大病之后，虽然身体康复了，可是突然变得哀愁起来。他终日眉心紧锁，一道一道的褶皱像石雕玉刻一样镶嵌在额上，使那张脸渐渐固定成一张忧伤的脸谱，在流逝的一天一天里始终愁云密布。他常常在屋门前放一条长凳，单纯地、沉默地坐，一坐一上午，一坐一下午，用他看起来平静无波的眼注视着邻里或忙碌或闲聊的身影——就注视着，不说话，更不参与，连最起码的礼貌应酬他都懒得做，只是专心地哀愁着。

每次见他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的哀愁感染，世界瞬间黯淡。一旦抽身出来又忍不住心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在这深渊里，无休止地降落，离人口越来越远，离光明、温暖越来越远，只有绝望陪着我，落向不知何时能到达的谷底。

我受够了折磨，然后想到死，死亡一定好过这无边无涯的痛苦。

这个念头不经意间萌芽，却在我的大脑里无比迅速地疯长起来。

在凌晨的梦境里，我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臂耷拉在一边，手腕上一道深深的刻痕，血就从那道深红里不断涌出，不断汇聚，随着我生命气息的微弱，慢慢凝固。然后，画面被一把刷子刷成了永远的、蚀骨的黑。

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原来，死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清晨醒来，我迎上突然恢复了温度的太阳，眯起眼睛感受阳光在薄薄的眼皮上跳舞，微风把梧桐花香送经鼻翼。我深深呼吸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掉下来。

史铁生说，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。我忽然懂了。

其实，是忧伤还是快乐，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

生责备，好端端地愁什么呢？自己低落，别人也跟着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打击已经过去了，可以结束了，没必要把承受打击时的心情一直保持下去吧！想不通看不惯，我就绕开他走路，免得自寻烦恼。可是现在见到他，无端的亲切油然而生，像找到失散的同志一样，也想跟他一并坐上他的长凳，皱起眉头，一起看周围的熙熙攘攘琐碎碎。

是的，我经历了一次失败，彻彻底底的、从内到外的失败。

这次失败把我拉进了可怕的深渊，深渊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外面的春光明媚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了，我被困